

Rebellion and Self: The “Electra Complex” in *Turning Red*

Yixuan Xu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China

Abstract

Dutch psychoanalyst Freud focuses more on the complex emotions of girls towards their mother “itself” in *Electra vs. Oedipus: The Tragedy of Mother 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the Disney movie *Turning Red*, we can see the shadow of the “Electra complex” in Merlin and her mother. The Electra complex reaches a closed loop on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focusing on the “natural special relationship”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possess, which is sublimated in the movie. This paper conducts a thorough and detailed study of the work *Turning Red*, analyzing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he handling of mother daughter relationships on women’s personal growth through the “Electra complex” in the work.

Keywords

Turning Red; the Electra complex; mother daughter relationship; personality self; women’s growth

反叛与自我：《青春变形记》中的“厄勒克特拉情结”

徐熠轩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

荷兰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中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女孩对于母亲“本身”的复杂情感。在迪士尼电影《青春变形记》中，我们能从美琳和她母亲的身上看到“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影子。“厄勒克特拉情结”在母女身上达到了闭环，聚焦于母女“天然具备的特殊关系”，在电影中得到了升华。论文通过对作品《青春变形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作品中“厄勒克特拉情结”来分析母女关系的处理对于女性人格自我成长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青春变形记》；厄勒克特拉情结；母女关系；人格自我；女性成长

1 引言

在文学作品中，母女关系是常写常新的话题。但不论以何种模式呈现，母女关系都绕不开一个核心矛盾：在父权制世界中，母女之间天然具备的特殊关系。在精神分析学说中，这种特殊关系可以被阐释为“厄勒克特拉情结”。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发展的第三阶段，儿童身上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欲感，这种心理促使儿童去爱异性双亲而讨厌同性双亲。于是，女儿产生亲近父亲而视母亲犹如情敌的“恋父弑母情结”，即“厄勒克特拉情结”，这与代表“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相对应。

2 “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发展

荷兰精神分析学家伊基·弗洛伊德在她的《厄勒克特拉 vs 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中提出“并非所有孩童的爱慕中心人物都是父亲”。由此，她排除了父亲这一角

色的直接影响，指出了女孩对母亲的情感并非由父亲导致的，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女孩对于母亲“本身”的复杂情感。

“理想的情况是，女孩要部分地和母亲分离。一个女孩要能够塑造独立的自我，但是同时又需要母亲作为其一生的楷模和导师。”也就是说，“母亲”作为个体对女孩来说意义非凡。她是女孩的终生榜样，是女儿呱呱坠地接触到的第一个也是成长过程中最亲密的女性，是女孩学习如何成为“女人”的直接范本和人生导师；同时，她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由于不自觉地模仿，她是女孩在追寻“自我”过程中的最大阻碍^[1]。

伊基·弗洛伊德还提出了母女间的“共生幻想”：母亲提供给孩子爱，但是前提条件是孩子必须屈从于她的期望……即使到了成年，孩子仍然需要表现出如果没有母亲就会寸步难行的状态，这样才能确保母亲拥有自己是不可或缺的或自己是个好母亲的感觉。共生幻想是一种极强的自恋性连结，它保护着母亲脆弱的自我价值感。“厄勒克特拉情结”中的共生母女周而复始地陷入同一个困境：母女共生，却又不断分离；她们之间有着浓烈的感情，而这份浓烈总是爱意

【作者简介】徐熠轩（2003-），女，中国浙江衢州人，本科，从事电影评论、中国当代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研究。

与混乱的杂糅体。

3 美美——人格与精神的双重“厄勒克特拉”

3.1 恋母与拒母

13岁的美美，在进入青春期后开始厌倦无限迎合和顺从母亲的期待，她一面竭尽全力去实现母亲的期望，一面又感到痛苦。于是，她在被母亲权威吞噬的恐惧和对母亲爱恋的渴望之间苦苦挣扎，进入了自己“恋母又拒母”的痛苦阶段。

一开始，美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母亲的排斥。她总是努力学习，取得完美的成绩，并且在下课后按时回家打扫祠堂、迎接游客、祭拜祖先。美美并没有感到痛苦，因为她坦然地接受母亲的爱，也顺理成章地服从母亲对自己的要求和管教，将自己塑造成“母亲的骄傲”。可以说，她生活动机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让母亲喜爱自己。然而，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即使如此信任母亲，美美也从未将自己对四城乐队的爱向她揭露；当母亲对米尔表达不屑时，她本能地隐瞒了米尔是自己的朋友的事实。这时的美美处在“迷茫期”，她不知道自己对本能拒绝产生的动机是什么；并且，母女之间并没有直接冲突，所以她依然是一个快乐的女孩。

“美人鱼戴维”事件则成了引爆她内心火种的导火索。青春期的美美情窦初开，下意识地在本子上绘出暧昧的图像。母亲的粗暴介入则撕碎了少女内心的隐秘之地，她冲进便利店，大声地强调莫须有的罪名，使敏感尴尬的女儿遭受了一场青春期“霸凌”。美美强颜欢笑地接受母亲的关爱，自责于自己“不洁”的越界，但她对母亲的排斥开始有了直观的理由。此时的美美进入“挣扎期”。一方面她痛斥自己的罪恶，后悔于辜负母亲的期待；另一方面，她难以抑制自我意识的萌芽，不愿接受母亲的过度保护。于是，她在这样的内心挣扎中，化身成了一只红熊猫^[1]。

3.2 叛母

紧接而来的则是“痛苦期”。在母亲误认“初潮”并在学校使她当众失态、变成红熊猫后，美美终于从母亲口中知晓了家族的“诅咒”，同时也开始了对母亲的反叛。有趣的是，比起直接反抗，她选择的是逃避和谎言。

正因为美美的反叛是隐性的，她才会如此痛苦。而隐性的叛母比外显更为可怕，因为对母亲的不满和对独立人格的渴望被压抑在心中，势必为最终的“弑母”埋下定时炸弹。

美美做了完美的PPT向母亲解释为什么自己要去看四城乐队的演唱会，然而母亲直接否定了她的请求，理由是“那不是音乐而是垃圾”。面对斩钉截铁的否定，美美没有化身红熊猫大发雷霆，而是讽刺地感谢母亲的聆听。在学校她对朋友们表达了自己的痛苦：“我知道妈妈是关心我，但有的时候她有点……”“我从来没要求过什么，我一直是完美的。”她对母亲的行为有些疑惑不解，有些愤怒，更多的是煎熬和

无可奈何。美美在学校叛逆地戴上项链和星星耳钉，在回家前恢复乖巧的仪表；同时，她的学业由于忙于攒钱而被拖累了，但不完美的成绩单也可以被视作对母亲的隐性反抗。在母亲对她的红熊猫克制测试中，尽管心里想着朋友们，她却对母亲道出谎言“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是你们”；她以课后奥数班为理由，偷偷利用自己的红熊猫形态争取演唱会门票钱；表面上她依然是接受母爱的乖乖女，却阳奉阴违地在内心逃避着母亲有些窒息的关爱。

在泰勒的生日晚会前夕，美美为了支开母亲而不停找借口，在母亲执意要一同前去参加“数学课后班”时恼羞成怒地大喊“我不想要你去”，从而揭开了她对母亲的直接反抗。然而这种反抗是情绪化而不坚定的，更多的是青春期的叛逆和激素使然，在恢复冷静后又会恢复胆怯。当外婆告诉美美“你是母亲的一切”时，愧疚的美美决定不再化身红熊猫。即使她为了实现和朋友们的梦想最后一次铤而走险，但她仍然清楚地明白母亲的“全部希望和梦想”都寄托在她身上。然而，计划的败露使得一切都失了控。

3.3 弑母

美美的第一次“弑母”尝试发生在净化仪式上。在穿过镜子和红熊猫痛苦不堪地分离时，美美动摇了。她想到了过去作为红熊猫和朋友们的快乐时光，实际上，她回望过去时看到的不仅仅是回忆，而是透过红熊猫看到了真正的自己——一个崭新自由的、没有母亲束缚、不必纠结辗转的自我灵魂。当她对母亲坚定地说出“我要留下它”时，美美完成了人格上的“弑母”。当她推开母亲奔向门外时，是在进行与母亲的人格切割。她认定了“熊猫是自己的一部分”，从而开始真正建构起独立自我的人格^[1]。

美美的第二次“弑母”是精神意义上的。当母亲红熊猫大发雷霆地破坏着演唱会，咆哮着“这不是你”时，美美变身红熊猫大声喊出“这就是我”，开启了与母亲的精神对决。她说“我不再是你的小美美了，我撒谎了”。这一次，美美终于不再在意母亲对自己的看法，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全盘托出。

当听到“面对现实”时，母亲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先是难以置信，而后悲伤，最终转向愤怒。她面对的是何种现实？是女儿对自己的否定，是看着女儿在自己面前做着她无法忍受的叛逆扭动。作为母亲——高高在上、爱之深责之切的权威，她难以置信于深爱的女儿对自己的欺骗，悲伤于“从自己身体里分化出的另一个人格”对自己的抛弃，愤怒于下位者对自己的反叛，面对“弑母者”直接的挑战，上位者陷入歇斯底里的崩溃。

4 母亲——失败的“厄勒克特拉”

与美美不同的是，母亲是个失败的“弑母者”。她会因为听到外婆打电话来就感到惊慌失措，会因为要和外婆见面而感到恐惧。外婆告诉美美，她和母亲曾经非常亲密，红

熊猫毁了一切。实际上，外婆也没有意识到，让她们渐行渐远的不是红熊猫，而是她对母亲“以爱为名”的束缚。她的红熊猫曾经是家族中最庞大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母亲压抑得最久、负面情绪积攒得最多。父亲说，他只见过一次母亲的红熊猫，那是在母亲为了他和外婆争吵的时候；母亲的红熊猫是那么具有破坏性，以至于毁了半个宗祠，甚至伤害了外婆。这是母亲唯一的一次“弑母”尝试，尽管她赢得了父亲的爱情，却失去了脱离母亲控制而拥有自我人格的机会。这不仅是因为内心的动摇，更多的是对外婆的愧疚和爱。“弑母”失败的母亲付出了代价，她隐藏起内心的敏感和脆弱，抛弃了那个自由浪漫的自己，一生不曾和外婆和解；她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当美美的净化仪式失败时，所有的亲戚都围上来指责母亲。被女儿“抛下”的失落、女儿自我意识的成长、遭受的直接反抗、母爱落空的自我怀疑自己来自外婆的质疑使得母亲的封印破碎，一直以来被小心翼翼压制着的痛苦和绝望猛烈地释放为失去理智的红熊猫。母亲的权威受到了“弑母者”的直接挑战，当女儿与她完成精神割裂时，母亲就陷入了巨大的愤怒当中。而愤怒背后，还隐藏着对权威和掌控丧失的恐惧。

而演唱会上，这种恐惧被得到了证实。女儿直面并否定她的质问，并做出种种她难以忍受的行为。于是母亲用歇斯底里的暴走来掩盖巨大的惊恐和空虚。而实际上，她不仅崩溃于女儿的“弑母”行为，也崩溃于自己内心深深的嫉妒——母亲曾经也是一个女儿，也和美美一样试图“杀死”自己的母亲，然而她不曾获得绝对的成功。她短暂的反叛获得了爱情却失去了自我。

5 《青春变形记》中“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升华

令人动容的是，即使女儿“弑母”的本能再强烈，矛盾的母女关系依然由爱主导，亲情和爱依旧是最打动人心的主旋律。《青春变形记》对“厄勒克特拉情结”做了发展和升华的尝试，在母女特殊关系中将“爱”的母题重新摆上台面。

外婆奋不顾身地解除了自己的封印，因为她“不能失

去自己的女儿”；随后阿姨婶婶们也纷纷变身红熊猫，就连和妈妈最不对付的莉莉也冲锋在前。在咒语吟唱和全体合唱的音乐声中，影片达到了高潮。在竹林中，美美见到了年轻时的母亲。她颤抖着哭泣着，忏悔着自己的罪行——伤害了自己的母亲，同时也发出了和美美一样的哀伤“我对母亲来说永远都不够好”。而美美温柔地告诉她“这不是真的”，再引着她向前。母亲的青春期没有朋友陪伴，她带着伤长大，又被女儿一点点治愈。当外婆给予母亲一个深深的拥抱时，母亲愧疚告诉外婆自己很对不起她，然而，外婆只是流着泪回答“你不必道歉，我是你的妈妈”。三代母女的矛盾在此得到消解，两代甚至是三代“弑母者”也开始尝试着放下心中的仇恨，于母亲也是与自己和解。

阿姨婶婶们离开时，已经接受了美美将要拥有“自己的人生”，代表着有着相似经历的外界能够理解“弑母”行为。而母亲的红熊猫走进竹林时那恋恋不舍、饱含着担忧关心与爱的回眸，以及最后美美和母亲关于“离开与否”的对话、母亲“不要犹豫不前，不要为了任何人停留。你走得越远，我只会越来越骄傲”的真情流露则体现了电影对“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升华。

“弑母者”怀着对母亲的渴望和向往长大，在痛苦的反抗中“杀死母亲”，完成人格独立和自我成长；而母亲从“被杀死”的恐惧和不甘出发，因为对女儿的爱走向平静接受自己的“死亡”这一事实。

“我们内心都有潜在的野兽。”或许家族中的女性都曾经是或是想成为“厄勒克特拉”，她们或许成功了，或许一败涂地。但有一点可以确信：爱恨交织、矛盾纠结的母女关系永远不会消失，新的“厄勒克特拉”也必然会诞生。但这没什么可害怕的，因为爱也是永恒的。

参考文献

- [1] 何珊. 隐喻与突破: 华裔女导演电影的神话叙事重构[J]. 视听, 2022(11):4.
- [2] 陈程, 雷惊. 亚裔电影中的母女关系: “厌母”症候的消解与“母亲神话”的重构[J]. 东南传播, 2022(8):43-45.
- [3] 胡莹莹. 论老舍《月牙儿》中的厄勒克特拉情结[J]. 美与时代: 美学(下), 2022(6):4.